



■ 流行密码

## “明信片化”的外滩

空间也是构成市民性格的一部分,舒展与优雅的空间或逼仄与俗气的空间,将塑造出不同的市民性格。被机器所堆满,被商品所壅塞的城市躯体,需要更加宽阔和自由的空间,来容纳心灵和精神。

□基甫(文化批评家)

童年时曾在一张书签上见到过上海外滩。那是一张大约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外滩照片,上面可以看到沙逊大厦和外滩的道路,道路两旁是茂密的法国梧桐树,路中间有一条似乎是用绿化盆景隔离的林阴道。路面上有几辆汽车,还有几位年轻的男女在马路上穿行,步态悠闲从容。这是一张有趣的照片,它将江水、江面航船、岸景、街道、建筑群及行人等丰富的景观元素融为一体,东方大都市的无限魅力可见一斑。对于一位偏远内地的幼童来说,这一切无异于一个神奇的童话。

自上海开埠以来,黄浦江外滩一带一直是它的核心部位。百余年来,外滩的变化也是上海城市空间变化的表征。上世纪80年代

初,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外滩时,景象就已大为不同。树木少了,车却多了。但那时,它依然还是本地市民的重要休闲场所。外滩与城市日常生活仍然融为一体。而到了近几年,外滩却分成了被栅栏隔离的机动车道,道路被车辆所占据。游人只能通过几处地下通道抵达江边,然后挤在窄长的江堤平台上,密匝匝地翘首眺望对岸新起的高楼群。倘若回望老外滩的西式建筑群,则往往被过多的广告牌遮挡了视线。那些经典建筑的优美细部,却难以察觉。观光客匆匆赶来,向这里投下匆匆一瞥,又匆匆离开。

外滩作为地标,依然是游览上海必不可少的景观。但它更多地成了仅供观光客匆匆浏览的一张景观“明信片”,割裂了上海城

市核心地带的空间完整性。当人流从南京路、延安路、金陵路涌向外滩时,外滩的道路却形成了一种阻碍。景观与人群相隔绝,一种缺乏亲和力的景观,把市民与城市空间隔离,本地市民也被“观光客化”了。城市景观不应成为从城市生活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的观看对象,而应该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是日常活动和享受的空间。景观的主体是人,是拥有这一空间主权的市民。

外滩的问题,不仅是一个城市道路的交通问题,而是直接指涉都市空间精神。如果说,黄浦江外滩一带是上海城市的心脏,那么,外滩道路就是这个城市心脏的冠状动脉,它的硬化和壅堵,也会对城市文化精神造成影响。一个市民无法闲庭信步的外滩,毕竟无益于自由和开阔的心灵。

■ 田野笔记

## 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

□岳永逸(民俗学者)

七年前,因应传统节日热,打车前往前门参加过一次应景的端午文化座谈会。在出租车上,与司机闲聊起京城现在的端午节。作为老北京人的司机不以为然地说:“现在有啥意思?过节就只剩下吃了,端午吃粽子,中秋吃月饼,吃的东西还都是在超市买的。”我打断了他的抱怨,问道:“那你小时候有啥好玩的?”“我们小时候,当然有啦!癞蛤蟆,你知道吧?端午节,我们会三三两两地往护城河捉癞蛤蟆,再挤它的酥。老北京有句俗话,‘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’。现在在北京城哪儿还有蛤蟆?没了吧!……”

这位司机并非全是神侃。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,蝎子、蛇、蜈蚣、壁虎/蜘蛛和癞蛤蟆并称五毒,并老早就与端午节捆绑在了一起,所谓“端午节,天气热,五毒醒,不安宁”。但是,与其他四毒相较,蛤蟆在端午运数更糟。

早在汉代就有“蟾蜍辟兵”的说法。蛤蟆做药用是过去国人共有的常识。在成书于后魏的《齐民要术》中,有五月捉蛤蟆制药的记载。后来,不少地区都有端午捉蛤蟆之俗,主要是在端午这天收蛤蟆,刺取其沫,制作中药蟾酥。在杭州,过去人们还给小孩子吃蛤蟆,以求消火清凉、夏无疮疖。这一土法在去年福建乡野还有人实践,导致孩子中毒,被权威的央视“探秘”。

这些在旧京都有实践,而且绝不仅仅止于和我闲聊的出租司机这样的“野孩子”。

明人的《长安客话》有

载,太医院的御医们就会在端午这天派遣人到南海捕捉蛤蟆酥,再将其合药制成紫金锭。一年,干这活的人是敲锣打鼓,彩旗飘飘,大张声势地列队前往。官方带头捉蛤蟆延续到清代。王士禛的《居易录》说,“今端阳节,中官犹于端门鬻内造紫金锭,是其遗制也”。在续上述事迹的同时,《闻史掇遗》还专门提及有人只刺蛤蟆一只眼睛的善行,云:“……以针刺其双眉,蟾多死。吾乡朱公儒为院使,俾两眉止刺其一,蟾虽被刺得活,后遂因之。”

上行下效也好,下行上效也好,五六十年前的京城小孩端午捉蛤蟆玩应该是真实的事情。那个时候,虽然穷苦些,还有蝓蝓等不少伸手可及的活物相伴。自然,在人们的记忆中,是过去的日子有意思了。

■ 糊涂读史

## 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政绩

□端木赐香(历史学者)

戊戌变法失败,意味着清朝上层统治者的政改努力泡汤,政府转而动员了义和团这种最底层最愚昧的力量。政府与义和团的这种暧昧关系很让西方不满,特别是山东成了重灾区。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用袁世凯取代山东巡抚毓贤。在他们眼里,袁世凯是个能干的人,山东的秩序需要他才能恢复。

对于山东,袁世凯早有关注。1899年5月他奉荣禄的命前往德州一带搞军事演习,看见山东巡抚毓贤的公文居然是饬各营禁洋操,专练刀矛棍棒。袁世凯很是气愤,说:“可惜国家难措之饷,供此班糊涂人任意掷费,不甚愤懑。东抚(山东巡抚毓贤)甚无用,偏而且乱,又甚恶洋操。”7月他上《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》讲山东问题。12月清政府终于将毓贤调离,命时年40岁的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,仍旧节

制武卫右军。

关于义和团,袁世凯明知上层对其有袒护之意,还是一改毓贤的纵容与讽煽,“严缉有案之匪首”,为此遭遇来自高层的倾轧。气得他致信徐世昌说:“请转告东省京友,弟他无所长,惟不贪赃、不枉法、不害民、不欺上四句尚可自信。”

1900年3月,政府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。袁呢,也把山东的义和团给镇压下去了:不是就地销声匿迹,就是被袁恫吓到直隶前线了,也可以叫祸水外流吧。问题是老太后祸水内流,不但把义和团引到了京津,还把八国联军也引到了京津。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知道太后是在玩火,对于北京的谕旨均不奉诏,并且与西方各国策划出一个互不侵犯、互保安全的东南互保同盟。袁世凯自然加入了。事后跟属僚说:“此次变乱,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撑柱,国事尚可问乎?”国乱期间,确实需要擎

天柱。这期间在山东,一有教案,袁就严肃处理,并且派出军队切实保护教堂教士,对于教民,也是不分中外一体保护。在其护卫下,义和团的首发地山东居然成了洋人的避难地,山东全省没有一个洋人遇害。这一切,让袁世凯在洋人眼里闪闪发光:中国官员也有讲游戏规则的吗!

1900年12月,八国联军打到了直隶南部,相邻山东各县纷纷告警。袁世凯认为山东的义和团已剿灭殆尽,八国联军没有借口前来侵犯。于是给德国驻京公使打招呼,要求八国联军不要进入山东地界。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回复,袁让各县打造山东界牌到处竖立。还真管用,八国联军一看到山东界牌或者墙壁上书有“此山东境”字样,便立马掉头,不加进犯。这一切,让山东绅民齐声感颂!总之,作为封疆大吏,保境安民的职责,袁世凯做到了。用李鸿章的话来讲,那是“幽蓟云扰,而齐鲁风澄”。

■ 印度行舟

## 那些自由散漫的动物们

□独木舟(青年作家)

印度给人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人文,无论是着各色纱丽的妇女,还是遍布在各个车站的挑夫,以及赤足在街头乞讨的孩童……除了这些之外,给我印象最深的,就是那里的动物们。

在阿格拉的时候,我亲手喂养过一只小松鼠,拿相机拍它们的时候,它们也不躲闪。在克久拉霍时,一只美得炫目的孔雀站在旅馆的围墙上骄傲地看着激动得发抖的我,然后轻轻一跃,迈着优雅而缓慢的步伐消失在沙尘里。

然而,最常见的,是那

些整天躺在路边,任凭车来人往,岿然不动的狗儿。它们总是一副自由散漫的模样,慵懒地享受着热带的阳光。Jenny说,以前我的老师说,越热的地方越缺乏反抗精神,你看印度的狗就知道了。

在大吉岭时,我们沿着喜马拉雅小火车的铁轨走去车站,铁轨两旁有很多当地人摆着摊子或者挑着担子做生意,流浪狗好像丝毫不担心自己的生命,懒洋洋地靠着铁轨晒太阳,即使有人从它们身上跨过去,它们也懒得动一下。我不得不承认,其实它们有一种名士风采。Jenny说,它们活得真

是随心所欲啊。我无比赞同地说,是啊,比起那些朝不保夕,随时可能被人捉去煮火锅的同类,它们简直幸福得令人发指。

其实,我一直忘不了,在我长大的那个小城,就在我家门口附近,那条挂着十几个“正宗狗肉火锅”的招牌的街。看到铁笼子里那些哀伤的眼神,每一次,我都像第一次看到时那么难过。

在我长大成人之后,在我来到异国他乡,看到酣睡在道路和铁轨旁的这些流浪狗时,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条街和那些铁笼,以及铁笼里那些清楚地预知了自己命运的狗狗们。